美丽西北

韦 泱

西进序曲

入冬了。越野车像一头结实的西部牦牛，缓缓驰出西宁市后，一拐弯，就驶上青藏公路。

这是条“天路”。它由低到高，一直通往拉萨市。“拉萨”在藏语里意为神仙居住的圣地，处在雪山环绕之中。应该说，这条称作109国道的公路，时而笔直伸展，一望无际；时而盘旋山间，逶迤而去。

车载音响正在播放《大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家里盘着两条龙是长江与黄河……”

哦，我们此刻正在西进，其方向就是长江和黄河的源头啊。在西部大开发的征程中，我将以文字来展现西北城市建设和沿岸风光，于我是颇为幸运的。

长江、黄河，梦里唤它多少遍，此番可真正一睹它最初的容颜了。能亲眼见一见母亲河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与两岸的丰茂，内心的激动实在无法平抑。

我忽儿想起了曾经朗读过的诗篇《西去列车的窗口》。那种走向西部的豪迈情绪曾深深地感染过我，激发起我对西部的向往。今天，过了这么多年，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切竟成了现实。

透过明净的车窗玻璃，我贪婪地阅读着西部。古人云：“读万卷书，走万里路”。我想，读大自然这部大书，生动而形象。

这里刚刚下过一场大雪。远处的山坡上，积雪还没有融化。深褐色的山上，仿佛到处撒满洁白的棉絮。山脊的背阳与向阳处，形成了鲜明的色彩反差，也使山坡增加了立体的感觉。

我兴奋地说，再下几场雪，银装素裹，景色更好看了。当地的朋友指着山坡上的牦牛和绵羊说，雪越大灾越大，牛羊会因找不到牧草而成群饿死。

是啊，那些牛羊多么可爱。远远看去，漫山遍野都是它们的踪影，那么悠闲地享受着阳光赐予它们的温暖，随心所欲地啃啮着牧草。假如没有大群大批的牛羊，西部的风味将会逊色多少啊。

藏族牧民身穿宽大的藏袍，与牛羊为伴。在白色的雪山和羊群的映衬下，绚丽多彩的藏袍显得格外夺目耀眼。路边停着崭新的摩托车。当地人说：如今牧民不骑马，摩托来去真潇洒。这可是今日藏民的新气象。

“风吹草低见牛羊”。多么富有诗意，多么令人心旷神怡的西部特有景色啊。据查，这里藏着煤、油、镍、铜、钾盐等巨量的矿产，价值达三十三万亿元。这可是西部建设的资源优势。

司机看了看车表，说已经到海拔三千多米了。不知不觉从西宁出发后，我们身处的海拔高度又上升了千多米。海拔越高，越显得寒冷，从近景到远处，群山一片白茫茫的。在上海，已好多年未见冰天雪地的景观 了。我连忙招呼司机停车，跳下车来，一边拍照，一边乐得像小孩似的。等这一阵忙乎过，我才感到身子有点轻软，心跳在加速，浑身血液在膨胀。这是典型的高原反应。

嗨，往后的日子我得悠着点，慢慢适应这高原气候。而那些长年累月生活工作在青藏高原的人们，可以想像得出，他们付出得更多。他们是值得我们敬仰的，从体魄到性格，更重要的是他们内蕴的可贵精神。

玉树掠影

西部是苍凉的，是贫瘠而单调的。然而，到了玉树，却是别有洞天，仿佛到了一个新天地。玉树是西部的江南，有着“高原水乡”的绮丽风光。

玉树，全称是玉树藏族自治州。它地处青海省的西南部，位于青藏高原的腹地，面积有二十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江、浙两省的总面积。玉树的周围是山的王国。巴颜喀拉山横卧于东，可可西里山绵亘于西，南面的唐古拉山神秘莫测，北面的昆仑山银装素裹。

在山的怀抱中，静静地躺着一大片高寒草甸草场，行走其间，宛如遨游在绿色的海洋里。正值植被丰茂，牛羊肥硕时期。在辽阔的大草原上，生长着八百余种牧草，这里不仅是西部牦牛和藏羚羊的生息之地，也哺育着众多野生食草动物。

漫步在玉树州首府结古镇，满眼是身着艳丽藏式服饰的藏族同胞。据介绍，有二十多万藏民生活、工作在玉树。看他们一只胳膊从宽大的袍袖里露出来，显得潇洒而剽悍。而藏族姑娘更是十分讲究装饰，除了耳饰、项链、手饰，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她们的头饰。她们多将头发梳成几十根小辫，戴上镶有双层彩边的绸缎辫套，自头顶垂于腰间，上嵌珊瑚、玛瑙、松耳石、琥珀等贵重之物。这些饰物大都有着吉祥幸福的象征意义，五颜六色，满头生辉，飘逸出藏家女的独特风韵。

每当春暖花开的季节，玉树草原一片碧绿，到处绽放着一束束、一簇簇灿若云霞的各种野花，宛如一幅尽善尽美的天然画卷。此刻，玉树“康巴”人歌舞表演就拉开了帷幕。舞姿雄浑古朴、粗犷豪迈。“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对康巴人来说，仿佛能歌善舞与生俱来，所以没错，都说玉树草原是“歌舞的故乡”。

更为值得一书的是，玉树是中华民族母亲河——长江与黄河的发源地。唐古拉山格拉丹东冰峰上，常年挂着一条条冰凌，似流似停的冰水，从崖壁上丝丝流下，汇成涓涓细流，这就是长江最初源头。初始为一片沼泽，在襄极巴陇与沱沱河汇合，始称“通天河”。通天河从西到东，流淌在玉树草原上，横贯近千公里，哺育了玉树草原的物茂昌明。

藏民称通天河为“珠曲”，意为“牛奶的水”。传说，玉皇大帝的一条牦牛奉命下凡，被美丽的玉树迷住了，它动情地登高一呼，鼻孔里喷出了两股清香的奶水，撒满了草原，玉树更加妖娆富庶。玉皇大帝得知后，愤然指牛为石，牦牛便成了石头，俯卧在玉树草原上。而从石缝里喷出的带有奶香味的泉水日夜不息，汇成了今天的通天河。河水中有一牛状青石，传说是牦牛的化身。从此，通天河的清水长流，成为玉树人的骄傲。

设想一下，如果站在渤海边的鲁北平原上，仰望玉树高原的黄河源头，黄河之水从数千米高处凌空飞流直下，如同一座巨大的天然水塔，一挂壮观无比的浩大瀑布，这场景，令人叹为观止。

黄河源头卡日曲形如溪涧。那水，没有一丝黄色，如雪水般纯洁，雪山般慈祥。我平生还是头一回见到这样清澈的黄河水。

源于玉树高原的长江黄河，各支流组成的扇形水系就有十多万公里的面积。这里，有山就有水，水光与山色共映，大河小溪纵横交织，构成了江河源头特有的山水长廊。玉树，比起江南水乡山清水秀的缱绻，更增添了一股高原雄浑豪放之势。

啊，西部玉树，流淌着亘古不变的中华文明，流淌着孕育无限生机的勃勃诗情。

做客藏家

那一日，雪霁初晴。我们一行应邀到藏民家做客。

离藏民居住区还有好几十米远，就受到热烈的夹道欢迎。藏民一家老少十来口人迎候在村外的路旁。男主人旦科一边说着“乔德毛！”（藏语“你好！”），一边为我们一一献哈达，敬青稞酒，令人有受宠若惊之感。在藏语中，“哈”是口、“达”是马的意思，直译的话，就是“口上说的一匹马”。自古以来，马在藏民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在他们的眼里，一条哈达所表达的情感，重如一匹骏马。

进得屋来，刚刚坐稳，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奶茶就端到面前。他们用铜壶将茶叶煮沸，捞去茶叶，调入新鲜牛奶，再煮开，就成了黄褐色的奶茶。吃前，需加少许青盐。藏人说：“茶无盐，水一般”。吃惯牛奶加白糖的我，初次吃这样的奶茶，略有苦味，而听说藏民对奶茶倍有好感，须臾无法离开，并把它作为招待贵客的风味饮料哪！

“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这该是他们真实的生活写照。

奶茶未喝几口，一大盘堆积如山的羊肉已放到桌子中央，冒着袅袅热气。肉块呈条状，我想是肋排了，还带着一点点腥红的血丝，可以看出，这肉煮得鲜嫩。这就是传说中的“手抓羊肉”吧。只见羊肉上插着一把藏刀，好客的主人已双手将羊肉一一递到我们手上，显示对客人的敬意。我用刀一块块割，一点点削。那把刀，在我手上不听使唤，显得那么笨拙。尽管我吃得慢，却吃得有滋有味。羊是新宰杀的，做法又特别考究，一点也没有羊膻味，难得吃到这上好的羊肉。以前吃涮羊肉，只能算蜻蜓点水了。吃手抓羊肉可以狼吞虎咽，大块朵颐，是粗犷豪迈的男人风格。尽管吃得嘴油手滑，也是痛快而过瘾。主人见状，也高兴地说：“尕正切、尕正切”（藏语“谢谢”），如此，主人才觉得客人看得起他，敬重他。

当然，还有糌粑、酥油、曲拉、酸奶之类。吃过了，无论吃多吃少，都是对主人盛情款待的一种谢意。

该告辞了。在离开藏民居住区的一瞬间，我想今天在心满意足中存有一点点遗憾。本想在青藏高原的牧区，一睹牧民毡房的容貌，可如今，藏民大都结束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涯，住进了楼房小区。房前的走廊、门窗的装饰，美观而又精巧。

这一切，在冬天里是多么温暖！

缤纷 （水彩画） 胡曰龙

吉隆坡『奇观』

喻 军

第一次去马来西亚观光，是在1997年的晚秋。印象较深的是，那时印尼正发生森林火灾，邻国马来西亚亦受烟雾侵扰的影响，故街上不少行人都戴着口罩。说起吉隆坡的景点，曾为世界最高建筑的双子塔乃必游之景。虽然塔楼高度目前已退居全球第十几名，但40层与41层连接双塔的空中走廊，仍占据世界最高过街天桥的榜位。不过我对双子塔的内景并不感兴趣，而是定位其为美丽的夜景。它的晶亮烁目，比肩而立，巍然耸峙，只在夜色中才能完美地呈现，实为现代都市极著名的世界级人工名迹。后来我又有一次去吉隆坡出差的机会，在宾馆房间窗口即能远观如雪鳞闪闪的双子塔。不过整个行程下来，和第一次来吉隆坡一样，终无进内一探究竟的安排。至于吉隆坡的皇宫和那座东南亚最大的清真寺，前者见众多游客与警卫争相合影。有些军人还跨着白马，身形俊拔，威风凛凛又态度随和，以固定的姿势配合着游人们的摆拍。参观清真寺则须遵照宗教仪轨，女性须围巾遮面；男性相对宽松，但均须脱鞋、套上鞋套方能进入。

还去了马来西亚国会、独立广场、茨厂街（唐人街）参观、购物，但整个旅程下来，要说到令我印象最深的“奇观”，则非北郊十余里、被誉为世界最神秘洞窟之一的“黑风洞”莫属。甫一开始，即对它“月黑风高”的景名感到好奇。

随一辆旅游大巴进入景区后，首先跃入眼中的，便是那尊高达140英尺的印度大佛战神穆鲁甘王的金色巨雕，轩昂地矗立在黑风洞山前位置，周遭遍布各种印度教神像及彩绘建筑。之所以叫“黑风洞”，说起来是和当时的人们缺乏科学的认知所产生的解读偏差有关——在古木森森、荆榛密布的半山丛林里，深藏着数亿年才形成的3个石灰岩大洞窟及20余处小洞窟，且从未被人发现过。直到一百余年前，当地土著村民发现每天早上有一股黑烟从山间冒出，再由浓变淡向四周散去。到了夕阳西下时，又见烟雾由淡变浓、由远及近汇聚而来，然后再像黑云风卷般骤然消失于山中。当时的人们还无法对此现象作出清晰地判断，以为是鬼魂们早出晚归而已。印度人听说后，就来山下建了一座印度教的神庙，希图以此镇住那些不安分的游魂。所谓“黑云”现象，其实是由于半山的洞窟内无数的蝙蝠和鸽子出洞觅食和晚归造成的，当地土著便以“黑风”命名之。虽说建起了印度教神庙，“黑风”现象并未由此消失，时间一长，反而使这里的宗教色彩愈加浓烈。纷至沓来的印度教徒们，渐而把黑风洞当作圣地加以朝拜。

我的黑风洞之行，亲眼见到不少印度祈福者放弃直达黑风洞口的缆车，为了表示足够的虔敬，他们都打着一双赤脚，在剃净的头皮上抹了黄粉，一步步登上共约272级的陡峭阶石，向着心中的圣境黑风洞攀行。当地导游告诉我，现在还是旅游的淡季，到每年年初过“大宝圣节”时那才叫壮观。大约有10万至30万印度教信徒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其中有些人还用钢针铁钩刺穿皮肤，背负神像，一路唱着圣歌，以皮开肉绽、近乎自残的方式前来膜拜。

黑风洞虽说大小洞窟有几十个，最为著名的还是黑洞和光洞。进到黑洞，气氛阴森神秘，通体顿感发凉。向四周打探，有石柱、石笋、天坑等天然地质景观可供观赏。洞内七拐八弯，恐有数公里长。光洞就在黑洞边上，像一座宽深的天井，阳光从洞顶的空隙射入，上下足有百米左右的落差。罗摩衍那洞窟内，还有各种彩绘神像和神祇壁画，可谓斑斓多姿，琳琅满目，是宗教艺术粗犷而生动的呈现。

如果说黑风洞是石灰岩溶洞群和浓郁的印度教氛围组合而成的奇异景观，那么人与动物在此间的共处，则充满动态和灵性的谐趣。首先是各种建筑物的屋顶、台座和山路、石阶上触目可见的大小猴子。看架势，个个机敏耍滑，且很善于盯梢，频频滋扰游客，多采取突然袭击。谁手上或包包里有食物，若不主动“供养”它们，极易招致抢夺。倘未得手，便露出一口尖利的齿牙加以威胁。它们也会欺弱，女性朋友尤其要当心，来黑风洞最好带些香蕉之类的果食才好打发这些“抢夺者”。亲见有位中国女游客因躲闪不及，手臂上被猴子挥掌挠出几道血丝，着实把她吓得不轻。当然还有一种动物，很是讨喜，无须防范，那便是穆鲁甘王佛像广场上那些个灵动的鸽子。我的相册里，至今存有一帧被同伴随机抓拍的照片：那是一大群或步行或扇翅的鸽子环绕在我身边，由于其中几只突然振翅凌空，遂惊起哗哗一片雪羽。或因来不及作出反应，我惊喜且不由自主地手抚头部、张大嘴巴且瞪大了眼睛……这个生动自然的瞬间，既摆拍不出来，也属稍纵即逝的图景，却被咔嚓一下记录了下来。以后一俟想起吉隆坡黑风洞之旅，便不由自主打开相册加以回味，耳畔似隐隐传来千羽翔集的沙沙妙音。为此我没少夸这位同伴的“无意乃佳”和“眼明手快”。

可能会有一种疑问，黑风洞作为马来西亚一处重要的名胜，怎么成了印度教徒的朝圣地？这当然是有历史渊源的。马来西亚人口主要由马来族、华人和印度族群构成，古印度文明曾主导马来西亚相当长一段时期。虽然目前的马来西亚信奉伊斯兰教为国教，但黑风洞作为一种自然与宗教的珍贵遗存，无疑成为国与国之间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历史折射。

文苑
主 编 孟好转
编 辑 李兴龙
特约刊登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三进书城

金洪远

也许是性格使然，我非常欣赏季振邦的散文随笔。十多年前吧，他发表在报刊上看似平淡无饰、却含藏厚实意蕴的千字文，我都一一品读。这些看似司空见惯极普通、极平凡的话题，一到他的笔下，则趣味盎然，生鲜俏皮得让人忍俊不禁。不由你不赞叹：侬哪能价想得出！

因为喜欢他的文章，我会像小时候看过的电影“三进山城“一般，在他的字里行间“进进出出”。我中学的班主任张老师也是季先生的粉丝，她告我，能否方便的时候替她“请”一本《微生活》。于是，就有了在38度高温下“三进”书城的故事。说句老实话，近年于我而言，已经没有光顾书店的兴趣了，但对季振邦的散文是个例外。原因很简单：老师和我都喜欢。

记得当年我在市党校学习期间，班主任周老师向我推荐季先生发表在《清风》杂志上“帽子”的文章，很为他幽默、诙谐的文笔折服。文中他不惜用自我解嘲的语调和口吻开刷自己，自行“降格”，数落自己头上那顶“帽子”的种种“不是”，让人忍俊不禁。于是，这篇千字文在来自各区县的20多个学员中传了个遍，还有不少学员边读边笑，大呼“幽默“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尽管时光的流水哗哗地流逝了20多年前。当我汗流浃背在书城二楼向营业员咨询季先生的随笔集《微生活》，他马上引我到散文书柜前，在搜寻了一番后，他回答，“可能书还没到。”哦，“书还没到”，瞧我猴急的样儿，难道连新书从出版、印刷到上架这一套流程的常识都忘记了！真是缺少知识，缺少学问！“书还没到” 这也是没得法子的事，总不见得让营业员立马像刘谦一般变戏法“变”出几本来！

第二次进书城是从金山探望老友回来。散文书柜前，那位营业员善解人意地笑了：你运道好，上午《微生活》刚上架，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看着营业员我也乐了，呵呵，这叫有缘！捧着营业员递上来三本《微生活》喜颠颠地打道回府，也是巧，两位邻居在家和妻聊天。她们一看书就笑了，这个写书的人蛮好白相的，现在是微博、微信，伊弄了个微生活。我没有料到这个看似平常朴素的书名，会得到两位普通读者的“好感”，就如季先生书中惯有的季氏幽默风格，一下子拉近了和读者的距离。我更没有料到，两位邻居一定要我将《微生活》转让她俩，理由很充分，还给我戴了顶高帽子，金先生喜欢的书，肯定有道理！“道理”当然有：“喜欢”，但这两本书是早就说好送给我的老同学开华和备元的，难道真的让我“三进书城”不成！大概是她俩看出了我的难处，随即又给我奉上了一顶“高帽”：人家都说你很热心很幽默，不会让我们失望的。“热心”我自个可以打包票，但幽默是一种大智慧、大境界，虽心向往之，但仍处在“向往”阶段。就像当年工作生活在海滨小城，有热心的读者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你的行文有季氏的“痕迹”。可能的，初学者总免不了对心仪的作者不随意的模仿，尤其是如我处在缺少知识、缺少幽默的初级阶段。更有细心的读者曾来访“揭发”，阁下常自嘲“嘲别人要处心积虑考虑对方的承受力，是很坏自己的脑细胞，而开刷自个是没有丁点儿担心和风险”的所谓金氏幽默，是从季先生哪里批发过来的。虽然我没有读到他的文字，但是我信。他的达观和幽默、诙谐的行文风格是极有可能的。我不知以后有没有机会当面讨教。我想告诉他：我的“原创”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车间工作和工友戏话时的即兴“创作”。如果季先生是后述者，会不会是引用我的原创呢?！如果时期相似，我只能自作多情地道一声：自嘲者所见略同。

于是有了三进书城的故事。几天后在那位营业员的协助下，终于在书架里发现了“她”。《微生活》就静静地竖立在一排散文随笔里。素色的书封设计得很低调，虽说低调亦是腔调和创意，但挠头的是书名也是很微小，那是要考验购书者的耐心和眼神的，对人老眼花者是种折磨。哎，季先生啊，侬寻我开心啦，当下微时代，你立马跟进微生活，与时俱进一如既往微言大义，为读者呈送你的季氏风格幽默的本意是不错，但我以为你在审查样书时，是否能设身处地对我辈人老眼花的读者购书时提供必要的方便，总不见得进书城，随身带架放大镜?！在书架前寻寻觅觅像只没头苍蝇，设身处地考虑这部分读者的感受才是哦。另外我要“告急”，书架上仅有两本《微生活》被我收入囊中，否则我要在老同学面前爽约而毁了自身的形象！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样提“意见”对季先生有点不敬，尤其是人家是沪上诗坛名家，会不会“不适意“呢？但只要你稍微浏览《微生活》里些许篇章，例如《台历》《室内步行街》《女士与茶》《办公室咖啡机》《调侃焦山》等充满自嘲和幽默的千字文，当然，这离不开学识和智慧的支撑，离不开一双善于发现生活真谛的锐眼。人说文如其人，这个我有自信。十几年前，参加上海作家协会的座谈会，作协领导和季先生也在座。因为喜欢他的文章，我即兴说了对他的希冀：大意是因为多年没有读到他充满自嘲和幽默的文章，非常遗憾，希望他继续自嘲和幽默，不要让我遗憾云云。我没有料到，我的即席发言会让我的好友冯君和魏君大惊失色：你平时寻寻朋友开心在圈内很受欢迎，但季先生是名人，你这么不敬，他会不开心的。真是的，他们大概没有或少看他的季氏风格的散文，他寻自个开心都是“升级版”，我的发言根本上不了他的“版”，真是多虑了！中场休会的时候，两位好友好说歹说，一定要我去向他打个“招呼”。拗不住他们的盛情，两位陪我径直前往。季先生是个明白人，看见这架势，他呼我，镜片后的目光洋溢着笑意：金先生你发言说得非常到位，非常到位，我是多年不自嘲和幽默了！两位好友悬挂的心终于放下了，他们对我说“没事了”。真是的，我说你们过虑了，你们听请爽了吗，季先生评价我的发言是两个“非常到位”！

季先生是沪上诗坛的掌门人，他是懂得作首好诗的个中三昧的，因此他《微生活》中独特的微视角让人目不暇接而叹服。书中文章大都是读者耳闻目染的“事”与“物”，都是生活中平常和普通的身边事，但一到他的笔下，虽说是平实的语言，但却活灵活现，生猛异常，在他看似漫不经心的闲聊里聊生活、聊人生，让你情不自禁地走近他对人生的感悟和思索，当然，这需要对生活独到的观察和善于发现的慧眼，尽管他一如既往的“低调”。印证他“低调”是他季氏风格的自嘲和幽默。他常常会在不经意间，恰到好处地触动读者的笑神经，让你感受到季氏冷幽默的范儿，进而悄悄地提升自己的亲切随和的光辉形象，让喜欢他行文读者深感实受地领悟到的可敬、可亲和可信！毋庸违言，自嘲需要勇气、需要自信，更需要智慧，没有对生活的达观和积极向上的心态是很难达到如此境界的！

自嘲和幽默代表一个人的人格魅力、性感度和气场，低调是不可或缺的元素。生活中不能缺少幽默，现代人需要幽默，就如同鱼需要水，树木需要阳光。因此，每一个人都喜欢幽默、向往幽默和追求幽默。你只要稍微关注一下周遭的亲朋好友，有几个人会不喜欢幽默呢？读《微生活》让我常常想起英国诗人柯勒律治说过的话，缺乏幽默感的人不能算是很完善的人。我想自作多情地续补一句，低调亦是腔调，因为《微生活》验证了这一切。文如其人，我信！

我的校园

王 悦

即将走出校园，我的校园美好生活，也许会让我久久地留恋。

桂花香漫袖，捧起秋光一片，芬芳馥郁。在跃然的光影中，静默伫立的建筑是那唐顿庄园般的英语学院，伊斯兰风格的东方语学院，东瀛风格的日本经济学院……秋风将叶子一簇簇扬起，摇曳旋转落在了我的手心里……

春夏秋冬，步履匆匆。今年已是我在上外研究生生活的第三年，不知不觉也即将划上句点。当毕业的脚步渐进，萦绕在心间的离别惆怅和踏入新征程的慌乱无措，交织缠绕，难以缕清。身为西索人，面对未知的人生道路，不禁想扪心自问：我想成为怎样的人？我应当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回首过往，过去的西索影响着今天的我；揆诸当下，今天的我是西索前进步履中的一个脚印；展望未来，身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西索人又应当以怎样的姿态迎接未来？

西索人，踏着过去上外的脚步成长。《大学》中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上海外国语大学与新中国同龄，前身是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上海俄文学校。知道是谁编写了最早的俄文教材，是谁将俄语与上海话直接互译，组织编纂了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吗？就是上外首任校长、著名俄语翻译家、出版家、中国百科全书事业奠基人姜椿芳。知道是谁首次将高尔基的《在人间》译介到中国吗？就是上外前身上海外国语学院校长，新中国俄语教育开创者之一，著名外语教育家、翻译家王季愚。继承前人的志向，拥有容纳整个世界的情怀，“格高志远，学贯中外”逐渐成为每一个西索人的立身之本。

西索人，同当下上外一起同心同行。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当前，正面临世界关注中国、关注中国文化的历史机遇，上外也在顺势而为。上外郭可教授在《这就是中国》中表示，上外要致力于搭建中国了解世界和世界了解中国的桥梁。有由广大学子投稿的区域国别的研究探索；有与人民日报联合发布，学子们为翻译主体的多语种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网宣片《CPC》的宣传探索；有对外话语创新基地的合作探索。致于心，扛于肩，践于行。坚定自信，努力用多样的传播方式为自信增一分特色，努力为对外交流增一分亮色，让世界倾听中国声音，自信而为。

身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西索人应当肩负使命、脚踏实地，践行“格高志远，学贯中外”。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一方面，要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联系起来，将“小我”融入“大我”，不断随国家、随上外书写青春乐章。另一方面，举凡那些造福于民的伟大工程，无一不是一锤接着一锤敲，一茬接着一茬干成就的。“躺平”不可取，“躺赢”不可能，脚踏实地，将实干进行到底，收获精彩人生，迎接美好未来。

磨砺以须，倍道而行。想对即将离别的上外说，遇见你真好，能共度那点彩画般的青葱岁月，触摸正在绽放的绚烂生命真好。西索人是一个缩影，上外是一个起点。蓝底图文的灯会在远方为你我点亮，指引我们向下一站生活奔去。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营口路588号18楼 邮编：200433 电话总机：021-63212799 新闻采编部：021-63234015 传真：021-63210873 广告通联部：021-63218376 传真：021-63214176 定价（零售）1.00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310115400002号 本报电脑文印中心照排 浦东彩虹印刷厂承印